

螺絲釘

于逢著

572

中国青年出版社

螺 絲 釘

于 逢 著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5 1/2 印張 106,000 字

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6)0.46元

螺 絲 釘

于 逢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1953——國家实施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全國各地工厂掀起了社会主义劳动競賽的热潮。这部小說以此做背景，寫出了一場激烈的生產斗争和思想斗争。

鳳洲糖厂是一个國營甘蔗糖厂，屹立在珠江三角洲的江岸边。全体职工捲進了劳动競賽的热潮，先進思想和落后思想展开了复雜的斗争。一方面以技工麥添为代表，他的階級覺悟不高，为資產階級思想所腐蝕，不能了解自己对國家应負的責任；另一方面以老工人楊佳为代表，他具有高度的主人翁責任感，清楚地認識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务，忠心耿耿地对待集体的事業。他們原來是老伙伴，沿着兩条不同的道路，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現在又碰头了，終於經過尖銳的斗争，成为真正的朋友，共同攜手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邁進。在劳动競賽中，生產提高了，人也成長了；他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長起來，全心全意献身於社会主义建設事業。

封面設計：孫 惠

快下班了，楊佳到車間各處最后巡視了一次，等候交班。

各个崗位情况正常。第三座压榨軋的聯合器有条小裂痕，他用手電筒照過，完全沒有變動；第一號蒸汽機的飛輪軸承容易發熱，他親自用手摸過，並沒有發熱。只是第一座压榨軋依然時常出些小事故：蔗屑粘着鐵梳，一下堵死了，不得不停机清理，每次損失時間幾分鐘以至幾十分鐘。車間工友叫這做“粘梳”。

楊佳今年41歲，有點發胖了，但卻十分結實，走起路來，還像一個青年。當下他回到压榨機的橋道上，敞開藍布外衣，露出油漬斑駁的汗衫，靠着鐵欄杆，鎖起眉頭，對着生產圖表出神。他這一班的各項生產指標藍線，曲曲折折，總是不能沿着計劃紅線進行，和別班完全一個樣。問題就出在第一座压榨軋上。這樣下去，這個小期勞動競賽，压榨車間繼續得勝的希望是很小的。自從第一座軋發現毛病，兩個星期來，大家每逢上班，不單是禁不住有點着慌。他自然也和大家一樣；而且他是當班的生產小組長，又是車間工會委員會的主席，責任更重。但他到底是個老工人，有經驗，有膽識，還算沉得

住气。他一边沉吟，一边点起香烟，不知不觉又沿着桥道走到第一座轆上面來了。憑着鉄欄杆往下看，只見压榨轆在慢慢滾动，蔗屑像河水一样汹涌着，爭先恐后地往轆底鑽。突然鉄欄杆輕輕抖動起來了。他鎖起眉头，沉着嗓子說道：

“唔，又來了！……”他好像对自己說，又好像对站在旁边的一个青年工人說。

这个青年工人叫周健偉，新近才从学工升做技工，从保养車間調進压榨車間來。他已經長得和楊佳一样高了，身体瘦長，面孔还帶着少年模样；眉目清秀，十分灵醒，有时很調皮，有时又很正經，虽然没有什么定性，但工作却非常賣力。楊佳从心底里喜欢他，正如喜欢自己的子侄一样。当下他也憑着鉄欄杆看，听得楊佳这么說，就不禁叫道：

“看，轆也在抖呀！……哼，抖得厉害！不知道它要搞什么鬼把戲！”

“看來不只上面的鉄梳有毛病，底下的鉄梳也一定有毛病。……”楊佳沉吟着說道：“唔，它不抖了。……这两天來都是这样：抖了一会，就不抖了。这次厂里例行洗机的时候，須得把面梳、底梳都調換。調換新的，梳齒鉋得准确一些，和轆坑接合得緊，也就能把蔗屑梳干淨。”

“佳叔，你这个办法好是好，但不是根本办法。”周健偉看着楊佳，眼睛里有了頑皮的笑意：“喂，佳叔！你总要出个計謀才行！不然，老鬧粘梳，一班鬧几次，損失了時間，又影响榨得糖份，这期流动紅旗，恐怕不是我們車間的了！”

“我有什么計謀？办法还是大家想。”楊佳笑了，拍一拍他

的肩膊：“老弟，你也要动一动脑筋呀！”

“誰不动脑筋？可是开会談來談去，就是拿它沒有办法！”他忽然穉气地笑了一笑，从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头來：“我动了脑筋，只能寫出这个來。”說着，遞給楊佳。

楊佳接來打开一看，原來上面寫了一首“紅旗歌”。楊佳有点犹豫。周健偉赶忙說道：

“你看一看。可不可以登車間黑板报。”

“我看不懂呀。你拿給溫啓源吧：他是文教委員。”

“你裝蒜！你是主席呀！看不懂也得看。你看了我再拿給他。”

楊佳推辭不掉，只得看了。只見上面寫道：

紅旗飄，紅旗揚，
紅旗獲得理由長。
先進經驗要推廣，
开动脑筋多商量。

紅旗飄，紅旗揚，
紅旗巩固要加強。
汽机运转須注意，
軸承檢查要經常。

紅旗飄，紅旗揚，
紅旗美丽心欢暢。

提高警惕防事故，
安全榨蔗才優良。

紅旗飄 紅旗揚，
紅旗掛在車間上。
愛國增產多節約，
美帝侵略定遭殃！

楊佳騁起眼睛，一字一句讀下去，有几个字不認得。字实在寫得潦草，不容易認。他讀完了，覺得滿有意思，心里想道：“这小子鬼精灵，能讀初級技術書，又能讀很厚的小說，會寫會算，了不起。自己文化低，在这方面就是不行。”把紙頭照原樣摺好，交回給周健偉，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样？行不行？”周健偉且不接紙頭，問了。

“行呀，老弟！你知道我在这方面……”

“得了！得了！你还裝蒜！”

“不是裝蒜。我不騙你！”楊佳騁慌忙解釋。“我真的不行。你在这个車間再待一些时候就知道。”

周健偉把紙頭在口袋里放好，於是正經說道：“佳叔，那么你就要赶快学了。”

“学是学。只是年紀大，腦筋迟鈍啦！”

“誰的腦筋起先不是迟鈍的？学起來就灵醒。”

他們还想談下去，只听得汽笛叫了：叫了一長声，又是一長声。整个厂房好像都在震动。跟着車間里的廣播筒也响了

起來，好像打雷一樣。機器聲完全給掩蓋了。甲班的工友陸續走了進來，準備接班。他們聚在蒸汽機近旁開了碰頭會，然後又分散到各個崗位上和丙班工友接談。

“佳叔，你看！”周健偉突然叫道，指着下面：“蛇王添已經在洗手了！”

楊佳轉身向那邊一看，果然見到一個丙班工友站在水龍頭前面洗手。這人正是麥添，綽號叫“蛇王添”的。

“唔，是他！”楊佳渾身不自在。

“連這一次，給我碰到三次了！”周健偉光起火來。“小組愛國公約明明規定不下班不先洗手，他就是不下班先洗手，好像誰也奈何他不得！開學習會，我就要批評他！”

“你慢着！等我好好和他解釋。”楊佳說着，快步沿着橋道走過去，扶着鐵欄杆，走下橋梯。他有點笨重，但走得倒敏捷，一下就下到地上。

麥添已經洗完了手，站在那裡用手巾抹着，而且拍打着袖管上的水珠。他是一個中等身材、長臉孔、高顴骨的中年人，在車間裡是管壓榨機的。當下他抬頭看見楊佳，於是轉過臉去，走開了。楊佳見到他眼光一閃，做賊心虛，卻又帶着一些倔強的样子，於是原來打算要說的話，也覺得沒有說的必要了。他的脾氣，楊佳是深知的。他們原來是老伙伴，什麼都瞞不過。他一向要強，不肯當面認輸；加上這個榨季^①牢騷特別

① 廣東糖廠以甘蔗為原材料，生產是有季節性的。根據甘蔗的开始成熟和收穫完畢，每年一般於十一月下旬開榨，至翌年五月上旬停榨。整個開榨期間，叫做榨季。

多，好像处处看不順眼，时常和扒蔗机工胡耀棠几个人聚起來，噉噉喳喳，發出好些怪話。楊佳觉得不对头，想和他談，却是談不進去。兩個老伙伴，不是一下頂起來，就是不痛不痒地瞎扯，大家都感到沒有意思。楊佳想，他現在犯了規，他也知道自己是犯了規；他既然知道了，也就無須立刻和他說了。

楊佳和甲班的生產小組長交代了工作；正待轉身，却見車間主任曾瑞華和工会秘書叶兆勤兩個人从蒸汽机基礮上走下來，於是又站着和他們談了一下車間情况，而且告訴叶兆勤，車間委員下班后准备在扒蔗机近旁碰头，要他参加。等他們走了，楊佳回头再找麥添时，却見麥添已經回到压榨机桥道上，拿起竹竿，靠着鉄欄杆，繼續工作。他眼神亢奋，但表情冷淡，見到楊佳，就先自問了：

“喂，楊老佳！到底怎么搞的？那个温啓源說，大家先別走，要貼标語，掛紅布条。为什么还不貼不掛？我早就洗了手等着。到底有沒有我們的份兒呀？”

楊佳看出他是知道自己不对了；且不和他談有沒有份兒的問題，只是說道：“还没有下班，下了班才掛。”說着，遞过香烟去：“抽一支吧？”

麥添知道楊佳不准备談洗手的事情了。他接过香烟点起來，滿不在乎地哼道：

“我看，劳动競賽由那些積極分子、先進工作者包起來就可以了。我們这些人落后，没有什么用。我們一不懂政治，二沒有技術。想参加宣傳工作，人家就不讓你参加呀！”

“哪里的話！……”

“楊老佳，你不要裝樣子了。我可以給你說實話：這個人是有的，他就是溫啓源！”麥添一提起这个名字，心里就有疙瘩。“他大驚小怪，搞着什麼宣傳鼓動，開口政治，閉口政治，好像政治就開得動壓榨軋似的。我就不相信！依我說，他呀，他還沒有吃完一塊豆腐就想升仙呢！”

麥添在技術方面，一向是很自負的。據他看來，所謂勞動競賽，全不是現在這麼一回事。他和溫啓源不和，這是一個原因；其他原因很多，說來話長。楊佳心里想道：“他們兩個人，好比貓和狗，碰到就咬。事情不是一下說得清的。”這樣想着，就不做聲了，臉上只是賠着笑。

當下汽笛又叫起來：這是換班的汽笛，車間正面的大時鐘指着下午四時正。他們走下橋梯。丙班的人，大部分走了，但有一些還留下來貼標語、掛紅布條、寫黑板報。他們多半是年輕小伙子，也有兩三個老技工，大家十分忙碌、熱鬧。楊佳、麥添幾个人在蒸汽機基礎下面站着看，沒有走。整個車間頓時光彩起來了，到處是新的標語，紅紅綠綠。長長的紅布條有兩條，貼着紙剪的白字。一條寫道：“開展社會主義勞動競賽，迎接國家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另一條寫道：“為提高榨得糖份而鬥爭！榨得糖份提高1%，每榨季即為國家增產30億元^①！”正中一條不大好掛。西面一邊，有人爬上工具間頂，抓住鉄柱，掛上了；東面一邊，却是沒有正路上去。大家正在估量。只見一個青年工人，身材頗長，動作矯捷，已經上了鉄梯，拿着

① 旧幣，下同。

繩子，站在蒸汽管道上面。定睛一看：這人是溫啓源。他從這一條管道，一縱身又上了更高的一條管道，把繩子綁起來。許多人站在下面大聲叫着指點。不料他用力過猛，只一拉，繩子斷了，紅布條飄飄蕩蕩掉了下來。大家趕快上前結好繩子，把繩頭拋給他。他站在管道高處，一隻手去接，老是接不住。他臉孔紅噴噴的，一個勁在笑，罵着什麼。繩子到底給他捉住綁上了。

楊佳站在那裡看着年輕小伙子們到處團團轉，心裡也着實高興。他們有的走過來問他這樣貼好不好，那樣掛行不行。他沒有什麼主意，只得胡亂應着。他想，宣傳一下，鼓動大家熱情，是好的；不過有些人却不聽這種鼓動，不喜歡這種鼓動，須得想想別的办法才行。他見到麥添三個人還站在旁邊沒有走，覺得他們一定有事。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他們一同走出房門口的时候，一個槽底工上前開口說了：

“佳叔，那件事情怎么样了？”

這槽底工叫梁永錫，這個榨季才進廠的，過去是個破落小商人。因為進來得遲，廠里家屬宿舍早分配完了，新的還沒有蓋好，一家兩口，在廠外租農民的泥屋住着。沒有技術，在蔗汁槽旁掃蔗屑，是個二級工人，每月的收入，僅夠維持家用。他時常借故向車間委員會申請補助。車間委員會存有一筆會員補助基金，可以幫助工友解決困難，或者借給工友週轉。他申請過兩次，都批准了；這是第三次。這次申請，理由很不充分，他起初也有點遲疑，却經不起胡耀棠一挑撥，麥添一慫恿，又壯起胆來。胡耀棠一向喜歡冷言冷語，挑撥離間，但都躲在

背后，唆使别人出头。他思想狭隘，和个别车间委员不和，有意和车间委员会为难，是很清楚的。至于麦添为什么要怂恿梁永锡呢？杨佳心里也早明白：麦添也是想申请的。但他是六级技工，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一个四岁的孩子，说不够用度，怎么也说不过去。只是他大吃大喝惯了，每月总弄得很是拮据。他时常说，只因自己爱喝几两白酒，要是申请补助，会给人家说閒话，不申请了。其实意思是想车间委员会主动照顾他。他一直等着，老是不见动静，闷得发慌，也气得发慌，于是出来替梁永锡打抱不平了。杨佳想，车间委员会存着的一笔基金，只不过二三百万元，就是有人看着眼红，他们不是强调救济个别困难，就是主张大家分掉，他不由得满腔怒火了；但看到面前这个槽底工，斯斯文文，衣服很脏，肩上满是蔗屑，袖口给蔗汁溅湿，面色枯黄，两眼无神，一时想起他家里确实有个病了的女人，心里又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考虑一下，说道：

“你的事，车间委员会谈过了，还没有谈好。等一下委员就碰头，我再问问大家，看看怎样。”

“问问大家，当然很好。”胡耀棠站在旁边说道，向麦添使一使眼色。“只是杨佳你帮着说一句，大家是没有不通过的。”

“还有什么问的！”麦添大声说道。“杨佳，你是主席，难道这样的小事情也拿不得主意？”

“钱是车间大家的，我个人怎么能作主！”杨佳陪着笑。“有事该问一问他们委员老哥，先看他们的意见。”

“委员老哥？他们是做了皇帝了？”麦添不高兴了。“难道

他女人的病是假的？”

“假倒不假。只是我个人不能够决定。”

“她病了快一个星期了！”槽底工皺着臉孔說道。“虽然是小病，但医务所医不好，只能自己出去找中医，吃草藥。目下还躺在那里。……”他跟着訴起苦來了。

楊佳最是听不得人家訴苦的，一听心里就發煩，拿不定主意。当下只得答应他說，待委員們一碰过头，就立刻去回复他。麥添於是趁着机会对楊佳說：

“楊老佳，我老老实实說，這兩天是上半月底了，我家里也是連買菜的錢都沒有了。女人天天鬧。但我是沒有資格申請的。……我还是那句話：”他臉上顯出詭祕的表情。“你手里要是寬裕，我想暂时借个十万八万，……下半个月支了薪还你！”

他的意思，楊佳是明白的。但他的問題，怎么能在車間委員會提出？楊佳和他是老伙伴，在銀子問題上從來沒有二話，於是說道：

“好吧，等我找一找‘竅門’看。”

梁永錫还纏着楊佳想再說下去，麥添和胡耀棠也等在旁边不走。楊佳正在应付不了，忽然听得有人叫道：

“佳叔，來吧！”

回头一看，只見溫啓源、周健偉和其他兩班的車間委員都已聚在厂房門前，往扒蔗机那边走。他答应了一声，和梁永錫三个人再应付几句，就跟着他們走了过去。

楊佳开过車間委員碰头会，回复了梁永錫，往家里走，时候已近傍晚了。

这是南方的二月天。天空十分晴朗、透明。西边，还浮着紅堂堂的太陽。一派晚霞，好像一片火海。东边，是一帶蔗地，有的已經砍了蔗，在裸露着，有的还植着蔗林，碧綠綠地，望不到头，远处已經隱沒在蒼茫的暮色里。新辟的大路兩旁，是新辟的一片片菜地。菜地上种着綠油油的蔬菜、瓜果；大路兩边种着小小的榆樹行列。榆樹都小得可憐，都是新种的，尾巴一样翹着，有的長着几片叶，有的还没有長叶，有的早給晒枯了。大路尽头，是家屬宿舍区。一幢幢淺黃色的平房，像站隊似地，一直站到远处崗边。傍晚的景色是很美丽的，但他無心欣賞。紅光照着他的鰲黑臉孔，南風吹蕩着他敞开的衣襟。他一路走着，一路想着心事。

首先他想到車間委员会不再批准梁永錫的申請是对的：一个人不應該乱花公家的錢。只是怎么回复，却似乎有点为难。剛才他走進梁永錫家里，迟疑多时，才說了出來。梁永錫不很高兴，是当然的，但也沒有办法。他站了一会，退了出來。碰到住在梁永錫对門的季節工李祥，請他進去坐。他拗不过，也就進去坐坐。不料一坐坐久了，出得門來，已經很晚。他想，这兩年來变化真大。廣東糖厂發展了，現代化的大糖厂从兩個变成四個，从四個变成五個。厂里老工人不断分出去，新